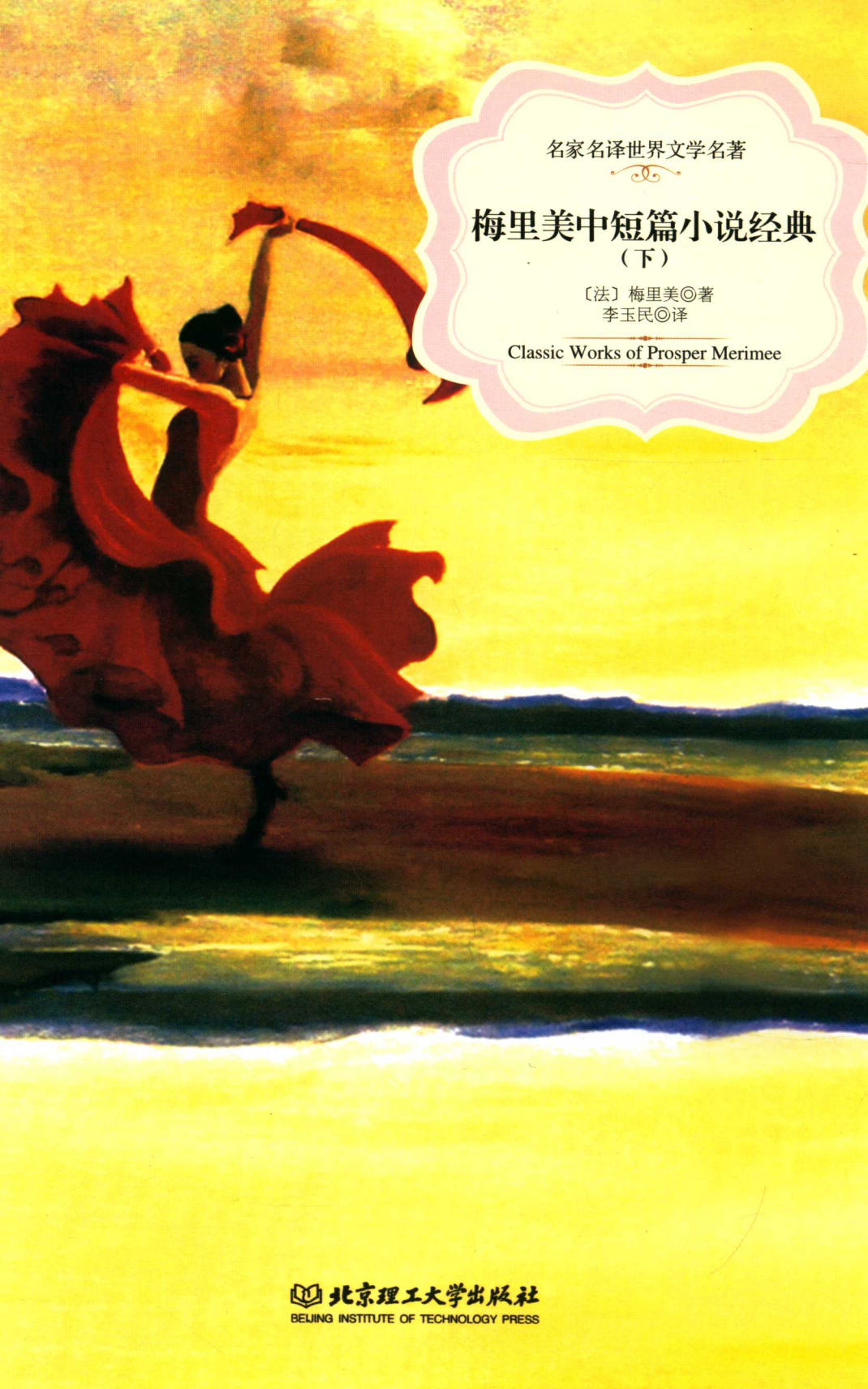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painting. It depicts a woman in a long, flowing red dress dancing on a sandy beach. She is captured in a dynamic pose, with her arms raised and the fabric of her dress billowing out. The sky is a vibrant yellow and orange,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. In the distance, there are dark, silhouetted mountains or hills. The overall mood is romantic and evocative.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梅里美中短篇小说经典
(下)

〔法〕梅里美◎著
李玉兰◎译

Classic Works of Prosper Merimee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

梅里美中短篇小说经典 (下)

〔法〕梅里美◎著
李玉民◎译

Classic Works of Prosper Merimee

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

卡门

女人常幽怨，良辰唯两段。

一是上床时，二是赴黄泉。

——帕拉达斯

—

我总怀疑，关于门达古战场，地理学家们的看法不知所云。他们将它划定在巴斯图利—帕尼一带，即马尔贝拉以北八公里处，如今的蒙达附近。根据无名氏所著的《西班牙战记》文本，以及在德·奥苏纳公爵珍贵的藏书中所搜集的资料，我推测应当到蒙蒂利亚一带寻找那个值得纪念的地点，想必历史上恺撒正是在那里孤注一掷，同共和国卫士们最后决一死

战的。一八三〇年初秋，我正巧到了安达卢西亚，便远足考察，走了很大一片地方，以便澄清我心中尚存的疑虑。不久我将发表一篇论文，但愿能够尽释求实的考古学家头脑中的悬疑。在我这篇论文解决全欧洲学术界悬而未决的地理问题之前，我要先给诸位讲述一个故事。不过，这个故事不是推断什么，是无关乎门达地理位置的有趣问题。

我在科尔多瓦雇了一名向导和两匹马，上路带的全部行装，也只有一部恺撒的《高卢战记和内战记》以及几件衣衫。有一天，我在卡尔切纳流域一片高地游荡，走得人困马乏，而且骄阳似火，渴得要命，心中直骂，要让恺撒和庞培的两个儿子都见鬼去。正当这时，我忽然发现离我们走的小路颇远的前方，有一小块绿草地，上面零星地长着灯芯草和芦苇，那表明附近有水源。走近一看，所见的绿地正是一股溪水注入而形成的沼泽，溪水似乎来自卡布拉山脉两道高高的山梁间的峡谷。我断定若溯流而上，会见到更加清冽的溪水，也没有这么多蚂蟥和青蛙，也许在岩石间还能找见一点可乘的阴凉。刚进山口，我的马就一声长嘶，而有一匹我看不见的马立即回应。再往前走了百步，山口豁然开阔，眼前出现一座天然形成的圆形竞技场，四周尽是高高的峭壁，圆形竞技场完全笼罩在阴影之中。行客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惬意的歇脚地点了。陡峭的山岩脚下，泉水滚滚涌出，泻入一个小池中。池底白沙如雪，池边挺立着五六棵橡树，终年不受寒风袭击，又总受山泉滋润，因而枝繁叶茂，浓荫遮盖着泉水池。而且，四周芳草萋萋，绿油油一片，胜似床榻，就是方圆几十公里的客店也都难与之相比。

但是，发现如此清幽的胜地，我还不能居功自傲，因为已经有一个汉子捷足先登，躺在这里，想必在我进入山谷时正睡得香甜。那匹马趁主人睡觉，便吃起周围的青草来，饱餐一顿后，忽然一声嘶鸣，将主人唤醒。

主人起身朝马走去，他是个壮年汉子，中等身材，有着一副强健的体魄，目光深沉，傲气十足。他的肌肤原本应该很中看，但是被太阳晒黑，比头发颜色还深。他一只手拉住坐骑的笼头，另一只手则端着一支铜制喇叭口火铳。老实说，我一见火铳和那个人的凶相，还颇感惊讶。不过，总听人提起强盗而又从未碰到过，我也就不再相信有什么盗匪了。况且，我见过多少极安分的农民去赶集，都全副武装，这会儿见到一支火铳，也没有理由怀疑这陌生人就有恶意。“再说了，”我心中暗道，“他抢我这几件衬衣，抢我这部埃尔泽维尔版本的《高卢战记和内战记》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于是，我自然地点了点头，向持枪的人致意，并且微笑着问道，我是否打扰了他的睡眠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，觉得满意了之后，再同样专注地审视我那走过来的向导。我看见向导面失血色，停下脚步，明显地流露出惊慌之态。我心中暗想：碰上歹人啦！但是，我随即接受谨慎心理的劝告，丝毫也没显出不安之色。我跳下马，吩咐向导卸下辮头，然后跪在泉水边，双手和头探进水中。接着，我又匍匐在地上，喝了一大口水，如同基甸手下那些坏兵。

这工夫，我也在观察我的向导和那个陌生人：向导很不情愿地走过来，而那陌生人对我们也似乎并无恶意，只见他放开了马，开始平端的火铳，现在枪口冲下了。

对方似乎不理不睬，我倒觉得不必强求，于是往草地上一躺，掏出雪茄烟盒，随意地问一声他是否带着火石。陌生人始终一言不发，他摸索口袋，掏出火石，赶紧给我打着火。显而易见，他的态度和缓多了。现在他已经在我们对面坐下来，只是枪还没有离手。我点燃雪茄，又从余下的雪茄中挑了最好的一支，问他是否抽烟。

“抽烟，先生。”他回答。这是他开口讲的第一句话，我注意到他发

S音跟安达卢西亚人口音不同，因而断定他和我一样，也是一位过客，只差不是考古学家了。

“这一支，您抽着一定会觉得好。”我对他说道，并递给他一支真正上好的哈瓦那雪茄。

他向我微微颌首，用我的雪茄点着他的那支，又点了点头，对我表示感谢。接着，他开始抽起来，看那样子兴趣极高。

“唔！”他吸了第一口，让烟雾从嘴和鼻孔里慢慢喷出来，感叹了一句，“我很久没有吸烟了。”

在西班牙，接受对方递来的一支雪茄，就建立起了友善的关系，如同在东方分给对方吃面包和盐一样。真没想到，这个人挺健谈。他虽然自称居住在蒙蒂利亚地区，但是对这个地区似乎很不熟悉。我们所在的这个幽美的峡谷，他不知道叫什么名称，四周有什么村庄，一个也举不出来。最后我问他，在这一带是否见过残垣断壁、卷边的宽瓦、雕刻的石头。他承认从来就没有留意过那类东西。反之，在相马方面他倒挺内行，说我的马怎么不好，这当然不难。紧接着，他又向我讲解他那匹坐骑的族谱，说它出生在著名的科尔多瓦养马场。这匹马确系良种，据主人说特别耐劳，有一天曾跑了一百二十公里，时而飞驰，时而疾行。这个陌生人侃侃而谈，讲到兴头上，却戛然住声，仿佛又吃惊又恼火，嫌自己的话讲得太多了。“当时我正急着赶路，要去科尔多瓦。”他带着几分尴尬的神情补充一句，“有一场官司我要去求法官……”他边说边注视我的向导安东尼奥，看得向导垂下了眼睛。

在树荫下、泉水边，我感到心旷神怡，忽然想起从蒙蒂利亚动身时，我的朋友往向导的褡裢里塞了好几大片优质火腿。于是，我让向导拿出来，并请这个陌生人和我们一起随便吃些。如果说他很久没吸烟了的话，

那么我还觉得他很可能至少有四十八小时没有吃东西了。他那副吃相，好似一匹饿狼。我不免想到：这个可怜的家伙，碰上我真是天意。然而，我的向导吃得很少，酒喝得更少，一句话也不讲了，尽管一上路，他就显露出是个没人能比的爱饶舌的家伙。有这位生客在场，他好像很不自在。这两个人保持距离，彼此都怀有几分戒心，让我猜不出到底是何缘故。

面包和火腿都吃光了，连一点残渣也没有剩下，我们每人又抽了一支雪茄。我吩咐向导，将我们两人的马套上。我正要向我新交的这位朋友道别，他却先问我打算到哪里过夜。

我还没有注意到向导朝我丢来的眼色，就脱口回答说，准备去库埃尔夫客店。

“那客店糟透了，先生，不适合您这样的人……我也去那地方，如果您不介意，我就和您结伴，一路同行吧。”

“那好极了。”我边说边上马。

向导趁着给我扶脚镫的当儿，又给我丢个眼色。我耸耸肩膀权当回答，借以明确告诉他，我丝毫也不担心。就这样，我们上路了。

安东尼奥那神秘兮兮的眼色，那不安的神情，还有那陌生人脱口而出的几句话，尤其说他跑了一百二十公里的路，解释去干什么又不大合情理，凡此种种，都促使我对这位旅伴产生了一些看法。我并不怀疑自己遇到了一个走私者，也许还是个强盗。可是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相当了解西班牙人的性格，完全确信对一个和自己吃过饭并抽过烟的人，根本不必害怕。有他这样一个人在身边，甚至可以起保护作用，不会有什么歹人来找麻烦。况且，我倒乐得见识见识，一个强盗究竟是什么样子，那可不是天天都能碰得到的。能和一个危险人物相伴，尤其还感到他善气迎人，还真有几分情趣。

我希望逐步取得信任，引导这个陌生人向我吐露真情，因而不顾向导一再向我丢眼色，主动把话题引向剪径的大盗。当然，我讲话的语气怀着敬意。当时，安达卢西亚有一个著名的大盗，名叫何塞 - 马利亚，他的事迹有口皆碑。“假如我身边这个人就是何塞 - 马利亚呢？”我思忖道……于是，我就讲述这位英雄好汉的故事，全是颂扬的话，我也高度称赞他既勇敢，又慷慨仗义。

“何塞 - 马利亚不过是个怪人。”陌生人冷冷地来了一句。

“他这是自我评价，还是过分谦虚呢？”我心中暗自琢磨。因为，我仔仔细细地审视了这位旅伴，越看越觉得他符合何塞 - 马利亚的相貌特征，而那些相貌特征，我在安达卢西亚许多城门张贴的布告上看到过。

“对呀，正是他……金发，碧眼，大嘴巴，牙齿整齐洁白，手很小，穿一件细布衬衫，天鹅绒的外套，裹着白皮子护腿，骑一匹枣红马……毫无疑问啦！不过，人家不露真相，咱们也要守规矩。”

我们到达小客店。正如他所说，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客店。只有一间大屋，既是厨房，又当餐厅，又做客房。在屋子中央一块石板上生火，烟就从棚顶一个窟窿冒出去，准确说来，升到离地面几尺高的地方形成一片云雾。挨墙根铺着五六张旧骡毯，就算是旅客的床铺了。离那座房子，也就是离我刚描述的大屋二十步远，有一个棚子，就当马厩了。这个美妙的居所，除了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，再没有其他人了，至少在当时是如此。这一老一小，肌肤黝黑，破烂的衣衫难以遮体。我心中不禁感叹：“眼前这一切，难道就是古代门达 - 勃蒂卡居民所留下的后裔？恺撒啊！塞克斯图斯·庞培啊！你们如能死而复生，一定会深感诧异！”

那老太婆一见我的旅伴，不由得惊叫一声：“啊！唐何塞老爷！”

唐何塞一皱眉头，威严地抬了抬手，立刻制止了老太婆。我回头瞧瞧我的向导，暗暗地向他示意，关于我要与之一起过夜的这个人，我完全了解，他没有什么新情况可告诉我的。晚饭比我预料的要好，主人给我们做了老公鸡块烩米饭，放了大量辣椒，还做了油煎辣椒，最后还有“加斯帕乔”，即辣椒拌的沙拉，都端到独脚小高桌上。三道菜都这么辣，我们不得不频频喝羊皮酒囊装的蒙蒂利亚葡萄酒，而酒的味道相当香醇。吃完饭，我瞧见墙上挂着一把曼陀铃，那是西班牙到处可见的乐器，我便问侍候我们吃饭的小姑娘，她是否会弹琴。

“不会，”小姑娘回答，“唐何塞弹得可好了！”

“您就赏光给我们唱点什么，”我对他说道，“我特别爱听你们的民族乐曲。”

“先生如此与人为善，给我如此名贵的雪茄抽，提出什么我也不能拒绝。”唐何塞高声答道，一副欣然领命的神态。他接过曼陀铃，自弹自唱起来。他的声音相当粗哑，但是听来悦耳。曲调忧伤，有点古怪，至于歌词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

“假如我没有听错的话，”我对他说道，“您刚才唱的不是西班牙歌曲，倒像左尔兹科斯曲，我在特区省份听过，歌词全是巴斯克语。”

“对。”唐何塞神情黯然地答道。他将曼陀铃放到地上，叉起胳膊，以格外忧伤的表情，开始观赏奄奄一息的火堆。他那张面孔让小桌上的灯光一照，显得又高贵又凶顽，让我联想到弥尔顿笔下的撒旦。我这位旅伴也许同那个撒旦一样，正想着他失去的乐园，想着他一次失足就遭受的流亡生活。我试着重新活跃气氛，可是他却不接话茬儿，还沉浸在感伤的思绪中。这工夫，老太婆已经在角落睡下了：那里拉了一根绳子，搭上一条破被罩，就算间隔开了。小姑娘也随后钻进女性专用的睡榻。我的向

导忽然站起身，请我跟他去马厩一趟。唐何塞一听这话，似乎猛然惊醒，粗声粗气地问他去哪里。

“去马厩。”向导答道。

“去干吗？马都有草料。你就睡在这里吧，先生会允许的。”

“我担心先生的马别是病了，就想让先生去亲眼看一看，也许先生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显而易见，安东尼奥要单独同我谈谈，但是，我不想引起唐何塞的疑心，觉得我们处于当时那种境况，最好的做法就是显示极大的信任。于是我回答安东尼奥，说我根本不懂马，只想睡觉了。唐何塞陪他去了马厩，不大工夫就独自回来了。他对我说马没什么毛病，可是我的向导把那畜生当成宝贝，用自己的外套给马擦身，一直擦出汗来，他爱干这种活，打算干个通宵。这工夫，我已经躺在骡毯上，把身子严严实实地裹住，生怕沾着毯子。唐何塞请我原谅他冒昧躺到我身边，便对着门口躺下，还把他重新上好火药的火铳仔细塞进当作枕头的褡裢下面。我们互道晚安，五分钟后，就都呼呼大睡了。

我想自己旅途劳顿，在这种地方应该也能睡着觉。不料刚睡了一个小时，浑身就奇痒难忍，把我闹醒了。我一弄明白醒来的原因，就觉得这不是人睡的地方，还不如到户外消磨这后半夜。我蹑手蹑脚走向门口，从酣睡的唐何塞身上跨过去，动作特别轻，出了屋也没有把他惊醒。房门旁边放着一张宽面木条凳，我躺到上面，将姿势尽量摆舒服了，好度过这残夜。我正要第二次合上眼睛的时候，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和一匹马的影子从我面前经过，但是一点声响都没有。我翻身坐起来，认出那是安东尼奥，心中不禁纳罕，在这种时辰，他离开马厩干什么。于是我起身朝他走去。他一开始就发现了我，已经停下了。

“他在哪儿？”安东尼奥悄声问我。

“在客店里，正睡着呢，他不怕臭虫。您牵马干什么？”

我这才注意到，为了出棚子不弄出动静，安东尼奥用破毡片将马蹄仔細包起来了。
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说话小声点儿！”安东尼奥对我说道，“您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他就是何塞·纳瓦罗，安达卢西亚最为传奇的大盗。一整天我都向您暗示，您就是不肯理会。”

“是不是强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我回答道，“他又没有抢我们财物，我敢说他也沒有打劫的意思。”

“这倒是，然而，谁能告发他，谁就能得到二百杜卡托^①的赏钱。我知道离这里六公里，有一处枪骑兵哨所。天亮之前，我就能带几个壮汉赶回来。我很想骑他的马，可是那畜生凶得很，除了纳瓦罗，谁也近前不得。”

“见鬼去吧你！”我对他说道，“这个可怜的人，坑害我们什么了，你要去告发他呢？再说了，你怎么就能一口咬定，他就是强盗呢？”

“完全肯定，那会儿他随我到了马棚，对我说：‘看来你认识我，如果你告诉那位好心肠的先生我是谁，我就一枪把你脑袋打开花。’您留下，先生，留在他身边，您什么也不要怕。只要您人还在这儿，他就不会产生丝毫的怀疑。”

我们边说边走，已经远离那家客店，客店里的人不可能听见马蹄声了。一眨眼工夫，他就把裹马蹄的破毡片扯掉，准备上马了。我连恳求带威胁，还试图拉住他。

① 杜卡托：金币或银币，金币每个值10到12法郎，银币减半。

“我是个穷光蛋，先生，”他对我说道，“二百杜卡托金币，不能白白丢掉，况且还能为此地方除一大害。不过，您得当心，如果纳瓦罗醒来，他就要抄起他那火铳，您可得当心啊！我呢，已经走得太远，退不回去了。您就好自为之吧。”

这家伙说话间已经上了马，双腿一夹马肚子，在黑夜中很快就消失了。

见我的向导这么干，我十分恼火，还颇感不安。我略微考虑片刻，便做出决定，回到客店。唐何塞还在呼呼大睡，无疑是要补一补几天冒险生涯的劳累和缺少的睡眠。我只好用力把他摇醒。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醒来时的凶狠目光，以及要抄火铳的动作，幸而我采取了防范措施，先把他的火铳从睡铺上拿开了。

“先生，”我对他说道，“我把您叫醒，还请原谅，我只是想问您一个尴尬的问题：如果您看到这儿来了五六名枪骑兵，是不是无所谓呢？”

他跃身而起，厉声问道：

“是谁告诉您的？”

“消息从哪儿来的无关紧要，只要这个警告有用就好。”

“您的向导把我出卖了，这笔账一定得算，他在哪儿？”

“不知道他……在马厩吧，我想……可是有人告诉我……”

“谁告诉您的？……总归不是那老太婆……”

“是不认识的一个人……别再说了，您愿意等那些士兵到来吗？如果有事儿，那就别耽误时间了；如果没事儿，那好，晚安，请原谅我打断了您的好梦。”

“哼！是您的向导！您的向导！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头……不过……会找他算账的！再见，先生。您好心帮忙，上帝会保佑您的。我并不完全

像你们以为的那么坏……是的，我身上还有一点儿人性，值得一位绅士的怜悯……再见，先生……我只有一点遗憾，就是未能报答您。”

“要报答我也容易，唐何塞，你答应我不去怀疑任何人，也不想去找人报仇。拿着这些雪茄，您路上抽吧。一路平安！”说罢，我向他伸出手。

他没有回答，只是同我握了握手，便拿起火铳和褡裢，用我听不懂的土话，跟那老太婆说了几句，然后跑向马棚。不大工夫，就听见他策马奔驰在旷野上了。

我重又躺到条凳上，但是根本睡不着了，心里总在掂量，我从绞刑架上救下一名强盗，也许还是一名杀人犯，只因我同他一起吃过火腿和瓦伦西亚式烩饭，究竟做得对不对呢？我这样做，岂不是出卖了我那位维护法律的向导，岂不是给他招来一个罪犯的报复吗？可是，总得讲求待客之道啊！……我心中暗想，真是无知的偏见。对这个强盗将来所犯的罪行，我都难逃责任……然而，根本不讲道理的一种良心的本能，能说是一种偏见吗？我当时的处境左右为难，也许不管怎么脱身都难免愧疚。

关于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，我正对此左右摇摆、无法判定的时候，忽然望见来了六名枪骑兵，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安东尼奥。我迎上前去，主动告诉他们，那强盗逃之夭夭，已有两个多小时了。老太婆受小队长的盘问，回答说她认识纳瓦罗，但自己一个孤身老妇，哪里敢不顾命去告发他呢？她还补充说，纳瓦罗每次到她这儿来，照习惯总是半夜就走了。我的事还没完，必须跟着去十几公里之外的地方，出示我的护照，在一位法官面前签署一份声明，这才获准继续进行我的考古研究。安东尼奥心中恨我，怀疑是我阻挠他获得那二百杜卡托。然而在科尔多瓦，我们却像好朋友一样分手了。我在那儿尽我的财力，给了他一大笔酬金。

二

我在科尔多瓦停留数日。有人向我指出，多明尼各会的图书馆中有一部分手稿，我能从中查到有关古门达的有价值的记载。我受到和善的神甫们的热情接待，白天就待在他们的修道院，晚间则在城中散步。落日时分，科尔多瓦城总有一大批闲人，聚集在瓜达基维尔河右岸。那里能闻到从一家皮革场传出的气味，当地还保留制革的传统。不仅如此，那里还能欣赏到一种令人开眼的景观。敲响晚祷钟的几分钟前，一大群妇女欢聚在高高河堤脚下，没有一个男人敢混迹其中。晚祷钟声一敲响，即表明天黑了，等到钟敲最后一响，所有女人便脱光衣裙，进入水中。于是欢叫声、嬉笑声响成一片，真是沸反盈天。男人都站在堤岸上面，眼珠瞪得要冒出来，观赏那些浴女，但是却看不真切。然而，暗蓝色的河面上朦胧浮现的白色身影，足能引起有诗意的头脑浮想联翩。而且，只要略微想象一下，也不难把那看成狄安娜和仙女们在沐浴，还不用担心会遭遇阿克特翁那样的命运。——听说有一天，几个坏小子凑钱买通大教堂的敲钟人，让他不按规定的时间，提前二十分钟敲晚祷钟。尽管天色还大亮，瓜达基维尔河的仙女们却毫不犹豫，她们更信赖晚祷钟而不是太阳，都心安理得地纷纷换上泳装，而那泳装总是最单薄的。那一次我没有在场。我在这里的日子，敲钟人根本不接受贿赂，况且暮霭迷蒙，恐怕只有猫才能分辨出哪个是最年迈的卖橘子的老太婆，哪个又是科尔多瓦最漂亮的小女工。

有一天晚上，正是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，我在河边凭栏，优哉吸烟，忽见一位女子沿着通向河流的石阶走上来，坐到我的身旁。她的头上插着一大束茉莉花，那花瓣在夜色中散发出迷人的芳香。她衣着很简朴，也许

还有点寒酸，一身黑色衣裙，如同夜晚出来的大部分小女工那样。有身份的妇女，只在上午才穿黑色衣裙，到了晚上，全身就是法兰西式穿戴了。走到我身边的浴女，还故意让盖在头上的纱巾滑落到肩上。“借着星辰洒下幽幽的光亮”，我看见她很年轻，身材娇小，长得很好看，那对眼睛特别大。我马上丢掉手上的雪茄。她明白这种纯法国式礼貌的表示，就急忙对我说，她非常爱闻烟草的气味，如果有特别柔和的香烟，她还能吸呢。正巧，我的烟盒里有几支柔和的烟卷，我就殷勤地递上去。她还真给面子，取了一支，对着一个小孩送上的火绳点着烟，付了一苏钱。我们吞云吐雾，聊了很长时间，到后来，河边差不多只剩下我和这位浴女了。我觉得请她去冷饮店吃点冰激凌，总归不算冒昧吧。她略微迟疑一下，便接受了，不过，在决定之前，她想问一问时间。我掏出怀表一按，就响铃报时，她听见铃响，感到特别新奇。

“外国先生，你们国家发明的东西多妙啊！您是哪国人，先生？一定是英国人啦？”

“在下是法国人，愿为您效劳。您呢，称您小姐还是夫人，您大概是科尔多瓦人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至少您是安达卢西亚人。我似乎听出来了，您说话声调很柔和。”

“您若是能听出别人说话的口音，就一定能猜出我是哪里人。”

“我认为您是耶稣国度的人，离天堂只有两步路。”

（这一个隐喻指安达卢西亚。我是从一位朋友——著名的斗牛士弗朗西斯科·塞维利亚那里学来的。）

“算了吧！天堂……这地方的人说，天堂不是为我们建造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莫非您是摩尔人，或者……”我就此打住，不敢说出犹

太人。

“得了，得了！您完全看出来了，我是波希米亚人。要不要我给您算一卦呢？您听人提到过卡门小姐吗？就是我呀。”

那时候，说来有十五年了，那时候我根本不信鬼神，就是碰到一个巫婆，也不会吓得退缩。“好哇！”我心中暗道，“上个星期，我和一个剪径的强盗共进晚餐，今天，再和魔鬼的一名女仆去吃冰激凌吧。既然游历，那就什么都应当见识见识。”我还另有一种动机，想进一步了解她。说起来还真惭愧，我完成学业之后，花了些时间研究秘术，还多次尝试召神驱鬼之术。热衷于这种研究的劲头早已过去，这种怪癖虽然已治好，但凡是迷信的东西，对我还有一定的诱惑力。看一看波希米亚人的法术究竟达到多么高超的程度，对我也是一件痛快事。

说话间，我们走进冷饮咖啡馆，拣一张小餐桌坐下，桌上照亮的一根蜡烛罩在一个球形玻璃罩里。直到这时，我才能从容地端详这位茨冈姑娘。店内几个喝冷饮的顾客，见我有这样一个妙人儿相伴，都显得十分惊诧。

我很怀疑，卡门小姐并非纯血统的波希米亚人，至少，比起我见过的她那些同族女子，她的容貌要美上百倍。照西班牙人的说法，一位女子要称得上美，必须具备三十个条件。换言之，必须有十个形容词适用于她，每个形容词又适用于她身体的三个部位。譬如说，她必定得有三处黑：眼睛、睫毛和眉毛；必定得有三样纤巧：手指、嘴唇和头发，如此等等，详见布朗托姆的著作。我眼前的这位波希米亚姑娘当然称不上十全十美。她的肌肤接近古铜色，但是特别光润柔滑。她那眼睛虽然吊眼梢儿，但是又大又好看。那两片嘴唇稍嫌厚些，不过线条优美，一口雪白的牙齿赛过杏仁。那头发也许偏粗一些，但是一抹黑，又长又亮，好似乌鸦的翅膀闪着

蓝光。为了不让读者生厌，我就不这样冗长地描绘了，只概括为一句话：她身上每样缺点都配上一个优点，因对比强烈，优点也许就更为彰显了。她体现一种奇异而带野性的美，那张面孔，初见令人很惊讶，但是过后却忘不掉。尤其她那双眼睛，一副又淫荡又凶狠的神色，有那种眼神的人，后来我没有见过第二个。“波希米亚人的眼睛，就是狼的眼睛”，西班牙这句谚语说得十分准确。如果您没有时间去动物园观察狼的眼神，那么您就注意看看，您家的猫盯着麻雀的眼神吧。

在咖啡馆里让人算命，不免显得可笑。因此，我请求美丽的女巫允许我去她的住处。她满口答应！但是还要看一看时间，求我再次按响我的怀表。

“真是一只金表吗？”她问道，而且看得异常仔细。

我们出了咖啡馆，又走在街上。已经夜色弥漫了，大部分店铺都已关门，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了。我们穿过瓜达基维尔河大桥，走到城边，在一所外观绝非像宫殿的房子前面停下。一个小孩给我们开了门。波希米亚姑娘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对他讲了几句话，后来我才知道她讲的是茨冈土语，即罗曼尼语或者希普卡利语。那孩子随即走开了，相当宽敞的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人了。屋里的全部陈设，就只有一张小桌、两张圆凳和一个木柜。我也不应当忘记，还有一个水罐、一堆橘子和一捆葱头。

等到屋里只有我们两人了，波希米亚姑娘就从木柜里掏出一副用旧的纸牌、一块磁石、一条干枯了的变色龙，以及算卦必备的其他几件物品。她让我用一枚钱币在自己左手上画个十字，接着她就作起法来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她那些预言就不必在此赘述了，而她作法的方式，显见她并非半瓶子醋的女巫。

可惜刚开始不久，就被搅局了。房门咚的一声猛然打开了，一个汉